

取个好名 伴一生

■陈天华

朋友前天喜添孙子，让我帮忙起名。一大早，他又发来微信，附上孩子出生的时辰和父母的属相。其实，我也是赶鸭子上架，对起名只略知一二。

古语有云：“名字父母所取，肤发父母所赐，故为人子，应怀感恩之心。”如今这一讲究已不那么普遍了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越来越多父母倾向于请有文化的人帮忙起名。从《易经》的角度来看，起一个好听的名字确实是一门学问。名字两三个字，虽然只是简单的符号，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各不相同，各有其独特内涵。有的名字寓意高远，如与生辰八字、易经玄学相关；有的则显得平实，如“阿猫、阿狗”之类的俗名。

别以为这些俗名没学问，其实背后也有依据。旧时有一种传说，妖魔鬼怪专门捉聪明的孩子，所以人们会选择贱而俗的名字，以求孩子平安成长。所谓“贱名长命”，自古以来便是人们的共识。对此，你信不信呢？

过去取名，有人喜欢在《康熙字典》中查找，以彰显自己的文化底蕴。就像现在父母为孩子取名，会翻字典一样，翻上数页，总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名字。

中国诗文浩如烟海，名诗名句数不胜数，只要稍稍留意，就能找出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。例如，徐竹心这个名字出自郑板桥的《竹石》，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；马三立的名字出自《左传》，“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衰，此之谓不朽”；蒋经国的名字则源自曹丕的《典论》，“盖文章者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

十堰籍中国画画家罗国士、作家杨府，他们的名字很可能取自《离骚》和《易经》。电影明星、翻译家胡因梦的名字，则很可能是取自李白的诗句“我欲因之梦吴越”。

任何时候取名，都有很强的时代印记。我们这个时代，叫“建国”“爱国”“新国”的特别多。如我家，哥哥叫建设，我叫建华，大弟叫建村，小弟叫建平，都和时代发展息息相关。

稍雅一点的，会以诗词或名人名句入名，用得巧妙自然增添生气。《诗经》中的“勿秋兰以为佩”，《诫子书》中的“宁静以致远”，都是高雅的词汇。不过我认为，字词本身并没有雅俗之分，用得好，简单也可点睛；用得多了，雅就变成了俗。

还有一些人，在事业不顺或恋爱受挫时，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名字。于是去找所谓的风水算命师或起名大师改名字，以求转运。这些“大师”会掐算一番，说你的名字缺水、缺金、缺木、缺火或土，或者说你什么时候会有一道过不去的“坎儿”。听的人往往恳求“仙人指路”。其实，你什么都不缺，而是这些“大师”缺钱、缺德罢了。最后，他们自然是把你的钱掏到自己兜里，至于改名后怎么样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！

剃头匠

■何可

我家楼下有个理发店，小小一间，毫不起眼，连门口的招牌都是先前彩票店留下的，只是改了店名。四个字歪歪扭扭：精剪烫染。

我天天路过，并未注意营业多年的彩票店改头换面成了理发店。去年八月的一天，头发长了，常去的理发店关门歇了业，天热又不想跑远，于是在小区里四处寻觅，想随便找个理发店把头发剪了算了。在楼下一排门面角落里瞅见了“精剪烫染”四个字。

走近了，对开的店门合着，门上张贴了红底黄字：内设空调，正在营业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醒目标志物，更不用说传统理发店门口常见的“三色灯”。

推开门，店很小，三四十平方米，里面整齐地摆放着理发、染发、洗发必需的设备，站三个人都拥挤。右边墙上装着两面镜子，镜子前各有一把椅子、一个柜子，柜子侧面挂着理发的推子、剪刀、吹风机等物品。

店里只有一位老人，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花白的头发稀稀疏疏，却用发胶打理得整齐利落。估摸老人已是花甲之年。听到声音，老人睁开眼站了起来，笑眯眯地招呼我：“小伙子，理发吗？快来坐下。”说罢，拿起一条挂在晾衣竿上的毛巾，迎我到洗头床前坐下，把毛巾轻轻塞进我的衣领，耐心细致地把毛巾一点点对折、理平整，以遮挡住衣领，防止冲水时被溅湿。随后，他右手拿起冲水的喷头，拧开开关，不断调节水温，大概有半分钟时间，才让我把头低下冲水。

起初，似乎还不大放心，他用带有武汉口音的普通话问：“水温怎么样？”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才放心大胆地给我冲水、洗头。

洗头的工具有些原始，是一把刷子。抹上洗发水后，他就用塑料软头的刷子来回刷洗。别说，被刷的感觉还挺舒服，在清洗的同时有了按摩的效果。冲完水，他用毛巾帮我头发和脸都擦干净，动作轻柔而舒缓。

理发最考验技术。我的这一观念，大概源于石达开“问天下头颅几许，看老夫手段如何。”有意思的是，骁勇善战的石敢当杀敌无数，后世竟以此话来形容剃头匠。

坐在椅子上，我内心有些忐忑。倒不是怕头颅不保，而是担心随意找的一家理发店，如若师傅手艺不好，理出来个怪异发型。

老人淡然地拿起一把推子，驾轻就熟地往我脑袋上招呼。一边剃两侧的头发，一边问：“小伙子，想理个什么样的发型啊？”我想了想，怕他听不懂，就用接地气的话回复：“两边和后面剃光，上面尽可能剪短，能立起来就好。”言毕，老人加快了手上的速度。梳子、推子、剪刀轮番上阵，似是在攻城拔寨，又像是秋天的稻田里，收割机和镰刀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我和他攀谈起来：“师傅，您理发有多少年了？”老师傅答：“有五十年咯！我师父最早在汉正街理发。学成后，我自己在武昌开了个店。去年回十堰来带孙娃儿。闲着没事，又重新拾起理发的手艺。”听了这话，我看向镜子里这位老人：个子不足一米六，身穿白色T恤、黑色西裤，脚踩一双黑布鞋，衣着虽简单，但从头到脚干净整洁，分明是个讲究人。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看得出，他乐在其中。

“看看，长短如何？还满意吗？”我戴上眼镜，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干净精神了许多，无可挑剔。我伸手向老师傅竖起大拇指。老师傅笑得更开心了，一边拿起吹风机帮我吹脖颈周围的碎发，一边说：“再冲个水，干干净净来，干干净净走。”

头发吹干，梳个简单的发型。我问老师傅：“多少钱？”老师傅细细打量着我的发型，就像看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眼睛笑着眯成一条线：“二十块钱。”我扫码付了钱，心里打定主意，今后就在这里理发，经济实惠、效率高、效果好。

前天，下班后，我又到老师傅的店里理发。熟悉的刷子洗头，熟悉的理发手法。末了还是那句：“干干净净地来、干干净净地走。”

临走，我看到柜子旁多了一个笼子，里面有两只小仓鼠，一白一黄。老师傅笑着说：“小孙子养的，今天外面冷，就提进来了。”眼里多了老人宠爱儿孙特有的柔情。我恍然悟到，老师傅乐在其中的，不仅是理发这份职业带给他的成就感，也有全家团聚、儿孙绕膝的幸福感。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mbzw@163.com